

鲁迅编辑版画丛刊

死魂灵百图

刘运峰 校订



南开大学出版社

鲁迅编辑版画丛刊

死魂灵百图

刘运峰 校订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魂灵百图 / 刘运峰校订.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1
(鲁迅编辑版画丛刊)
ISBN 978-7-310-05293-6

I. ①死… II. ①刘… III. ①版画—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J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179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立松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60266518

南开大学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https://nkdxcs.tmall.com/>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285×210 毫米 16 开本 16 印张 2 插页 91 千字

定价: 99.8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鲁迅先生和《死魂灵百图》

刘运峰

《死魂灵》是俄罗斯文学家果戈理创作的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小说的故事梗概是：五等文官乞乞科夫来到某市，结识了当地的官员和社会名流——地主们。接着，他走遍四乡，向地主们购买已经死去的、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法律上仍然承认是活人）——死魂灵，每名仅花几个戈比。然后趁新的人口调查尚未进行之时，就以每名二百卢布的高价抵押出去，或者进城办理法律手续，申请配给大片荒地。这种买卖并没有接触实物，而只是在户口册上办理过户手续，实际上是把已死的农奴当成活的农奴买空卖空，高价抵押，从中牟取暴利。转手之间，乞乞科夫的财产就可以由父亲留给他的“四件破旧的粗呢小衫，两件羊皮里子的旧长衫，以及微不足道的一点钱”，猛增到几十万卢布。乞乞科夫的这一罪恶勾当被人揭穿，在城里引起轩然大波，检事竟至受惊而死。小说第一部以乞乞科夫离开城市结束。

正如果戈理所说：“《死魂灵》的情节对我来说，其好处就在于我可以完全自由地同主角一起跑遍整个俄国，并且描绘出众多的、各具特色的性格来。”

《死魂灵》描绘了当时俄罗斯社会中的众生相。乞乞科夫唯利是图，

到处钻营，他圆滑、世故，善于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到处占人便宜。他的处世哲学就是唯有占有了金钱，才能支配一切，才能为所欲为，因此，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不惜践踏社会道德准则。玛尼罗夫看上去温文尔雅、讨人喜欢，但实际上属于“不是鱼，不是肉，既不是这，也不是那”，内心空虚、没有自己观点的人物。他醉心于甜腻的梦想，多情善感但懒惰成性，无异于行尸走肉。女地主柯罗蟠契加极端闭塞，从不过问庄外的事情，但她善于经营田庄，一心积聚钱财，性格吝啬但机警、顽固，是一个“务实”的人。罗士特莱夫是个吹牛说谎不着边际、不讲信义、嗜酒好赌，到处打架斗殴、惹是生非的蛮不讲理的地痞无赖，他和乞乞科夫的会面，先是显得慷慨好客，最后以寻衅打架告终。索巴凯维奇以放高利贷为生，极其阴险狡猾，诡计多端，他一听乞乞科夫要买死魂灵，就意识到这是赚钱的勾当，因此一方面表示愿意脱手死魂灵，一方面却要价奇高，不得不使乞乞科夫大费口舌，暗中骂他为“畜生”、“流氓”。地主泼留希金家道殷实，农奴上千，但是贪得无厌，锱铢必较，整天精打细算，日子过得十分寒酸，穿着破衣烂衫，一如乞丐，仓库的面粉变成了石块，非用斧头剁不可，衣料霉烂变成了灰尘。为了防止有人暗算他的财物，他与世隔绝，六亲不认，和儿子、女儿均断绝来往，变成了失去人性的“人类的废物”，比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乞乞科夫，《死魂灵》还塑造了俄国典型官吏的形象，知事只会在绢上绣花，警察局长能够随时弄出好酒食，邮政局长自命为哲学家，却只会夸夸其谈，胡说八道。在这些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俄国资本主义初生时期新资产者那种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的本质。

《死魂灵》还从侧面描绘了俄国农民忍饥挨饿、背井离乡的惨状。泼留希金的农奴像苍蝇一样成批地死去。书中还有许多抒情般的插叙，表现了作者对祖国光明未来的向往和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

《死魂灵》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它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讽刺文学的典范，是农奴制的批判书，因此遭到了反动势力的围攻，他们污蔑果戈理对社会黑暗现象持有偏见，称小说是对现实的一幅歪曲的漫画。但是进步人士却对这部小说给予了高度评价，赫尔岑称其为一部“惊人之作，是对现代俄罗斯的沉痛而并非绝望的指责。”别林斯基认为，这部书不仅是因为“果戈理第一个大胆地正视了俄罗斯的现实”，揭露了现实的“脓疮”，而且也因为小说使人看到了俄罗斯民族果敢而充沛的力量。

《死魂灵》深刻和有力地暴露旧社会，引起了鲁迅先生的关注。1935年，鲁迅应郑振铎邀请，以德译本为底本，参照日译本和英译本，自1935年2月15日至10月17日，译完了第一部，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库》第1至6本。为了翻译这部书，鲁迅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心血和汗水，1935年3月16日，鲁迅在致黄源的信中说：“西谛要我译东西，没有细想，把《死魂灵》说定了，不料译起来却很难，化了十多天工夫，才把第一、二章译完，不过二万字，却弄得一身大汗，恐怕也还是出力不讨好。此后每月一章，非吃大半年苦不可，我看每一章一万余字，总得化十天工夫。”7月27日致萧军的信中又说：“我此刻才译完了本月应该交稿的《死魂灵》，弄得满身痱子，但第一部已经去了三分之二了。”1935年11月，《死魂灵》第一部由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随后，鲁迅又不顾身体的虚弱，开始翻译该书的第二部。许广平在

为《死魂灵》第二部残稿写的附记中描述了鲁迅翻译这部书时的情形：“全桌面铺满了书本，专诚而又认真地，沉湎于中的，一心致志的在翻译。有时因了原本字汇的丰美，在中国的方块字里面，找不出适当的句子来，其窘迫于产生的情状，真不下于科学者的发明。”“当《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翻译完了时，正是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五日。其始先生熬住了身体的虚弱，一直支撑着做工。等到翻译得以告一段落了的晚上，他抱着做下了一件如心的事之后似的，轻松地叹一口气说：休息一下罢！不过觉得人不大好。我就劝告他早些医治，后来竟病倒了。”到了1936年10月间，鲁迅感到身体稍有好转，便毅然把没有完成的稿子清理出来，发表于10月16日出版的《译文》第二卷第二期，仅仅过了三天，鲁迅就去世了。

可以说，鲁迅为了翻译《死魂灵》，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在翻译《死魂灵》的过程中，鲁迅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编印《死魂灵百图》。

由于《死魂灵》的巨大影响，自出版以来，便受到了美术家们的注意，在俄国，就有三种专为这本书绘制的插图，其中以阿庚（1817—1875）作画，培尔那尔特斯基据以刻版的《死魂灵百图》最为著名，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不尚夸张，一味写实，故为批评家所赞赏。惜久已绝版，虽由俄国收藏家视之，亦已为不易入手的珍籍。”1935年11月4日，青年翻译家孟十还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一部《死魂灵百图》，是1893年由彼得堡出版的，印制颇为精美，这是一位流亡在外的俄国人为生活所迫出售的。书店自然知道这本版画集的价值，因此标价二十五银元，孟十还无力购买，便写信告诉了鲁迅。鲁迅得知后，立即决定买下。11月6日，鲁迅

托黄源给孟十还带去二十五元，并在给孟十还的信中说：“那本画集决计把它买来，今托友送上大洋二十五元，乞先生前去买下为托。将来也许可以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恰好，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了梭可罗夫画的《死魂灵》插图 12 幅。鲁迅决定将这两种插图合在一起，交由巴金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1935 年 12 月 24 日，鲁迅抱病写下了《死魂灵百图》的小引，在提到这本画集时说：“这大约是十月革命之际，俄国人带了逃出国外来的；他该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抱守了十六年，终于只好拿它来换衣食之资；在中国，也许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来，对己对人，说不定都是一种罪业，所以现在设法来翻印这一本书，除介绍外国的艺术之外，第一，是在献给中国的研究文学，或爱好文学者，可以和小说相辅，所谓‘左图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第二，则想献给插画家，借此看看别国的写实的典型，知道和中国向来的‘出相’或‘绣像’有怎样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处；同时也以慰售出这本画集的人，将他的原本化为千万，广布于世，实足偿其损失而有余，一面也庶几不枉孟十还君的一番奔走呼号之苦。对于木刻家，却恐怕并无大益，因为这虽说是木刻，但画者一人，刻者又别一人，和现在的自画自刻，刻即是画的创作木刻，是已经大有差别了的。”

1936 年 1 月 18 日，鲁迅托黄源转交文化生活出版社 300 银元，作为自费印制《死魂灵百图》的经费。4 月 23 日，《死魂灵百图》平装本印成；5 月 8 日，绸布面的精装本印成，担任该书校对和印制之责的吴朗西带给鲁迅 50 册样书，以分赠好友。为了让这部书广为流布，鲁迅亲自撰写广告，指出：“读者于读译本时，并翻此册，则果戈理时代的俄国中流

社会情状，历历如在目前，介绍名作兼及如此多数的插图，在中国实为空前之举。”

这本耗费鲁迅心血和金钱的《死魂灵百图》初版只印了 1000 册平装本，150 册精装本，因此弥足珍贵。

而今，80 年过去了，重新翻阅这本《死魂灵百图》，就仿佛看到了鲁迅先生为了中国美术发展而辛勤劳作的身影。

2016 年 12 月 6 日，南开园主楼

尼古拉·果戈理的诗篇

死魂灵

一百图



A. 阿庚画 培尔那尔特斯基刻

三闲书屋翻印

19·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36

小 引

果戈理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不过那时的风尚，却究竟有了变迁，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现在虽然小异大同，而闺秀们的高髻圆裙，则已经少见；那时的时髦的车子，并非流线形的摩托卡，却是三匹马拉的篷车，照着跳舞夜会的所谓眩眼的光辉，也不是电灯，只不过许多插在多臂烛台上的蜡烛：凡这些，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像清楚的。

关于《死魂灵》的有名的图画，据里斯珂夫说，一共有三种，而最正确和完备的是阿庚的百图。这图画先有七十二幅，未详何年出版，但总在一八四七年之前，去现在也快要九十年；后来即成为难得之品，新近苏联出版的《文学辞典》里，曾采它为插画，可见已经是有了定评的文献

了。虽在它的本国，恐怕也只能在图书馆中相遇，更何况在我们中国。今年秋末，孟十还君忽然在上海的旧书店里看到了这画集，便像孩子望见了糖果似的，立刻奔走呼号，总算弄到手里了，是一八九三年印的第四版，不但百图完备，还增加了收藏家葛甫列摩夫所藏的三幅，并那时的广告画和第一版封纸上的小图各一幅，共计一百零五图。

这大约是十月革命之际，俄国人带了逃出国外来的；他该是一个爱好文艺的人，抱守了十六年，终于只好拿它来换衣食之资；在中国，也许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来，对己对人，说不定都是一种罪业。所以现在就设法来翻印这一本书，除介绍外国的艺术之外，第一，是在献给中国的研究文学，或爱好文学者，可以和小说相辅，所谓“左图右史”，更明白十九世纪上半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形；第二，则想献给插画家，借此看看别国的写实的典型，知道和中国向来的“出相”或“绣像”有怎样的不同，或者能有可以取法之处；同时也以慰售出这本画集的人，将他的原本化为千万，广布于世，实足偿其损失而有余，一面也庶几不枉孟十还君的一番奔走呼号之苦。对于木刻家，却恐怕并无大益，因为这虽说是木刻，但画者一人，刻者又别一人，和现在的自画自刻，刻即是画的创作木刻，是已经大有差别了。

世间也真有意外的运气。当中文译本的《死魂灵》开始发表时，曹靖华君就寄给我一卷图画，也还是十月革命后不多久，在彼得堡得到的。这正是里斯珂夫所说的梭可罗夫画的十二幅。纸张虽然颇为破碎，但图像并无大损；怕它由我而亡，现在就附印在阿庚的百图之后，于是俄国艺术家所作的最写实，而且可以互相补助的两种《死魂灵》的插画，就全收在我们的这一本集子里了。

移译序文和每图的题句的，也是孟十还君的劳作；题句大概依照译本，但有数处不同，现在也不改从一律；最末一图的题句，不见于第一部中，疑是第二部记乞乞科夫免罪以后的事，这是那时俄国文艺家的习尚：总喜欢带点教训的。至于校印装制，则是吴朗西君和另外几位朋友们所经营。这都应该在这里声明谢意。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鲁迅

原 序

阿庚(A. Agin)作的《死魂灵一百图》出版之后，著名的书籍解题家葛甫列摩夫(P. A. Efremov)告诉我们这里缺少三张图画(七十四，七十六和七十七)，而且亲切的提议用他收藏着的底本，印它出来，同时又将出版阿庚和培尔那尔特斯基(Bernardski)的画集的第一次广告样本加在我们的版本里，因为在这种早已消失的，没有一所私人或公共图书馆还保存着的广告上，也插有几幅最能表现果戈理的诗(Poem)里的英雄们的全部性格的，阿庚的图画。感谢这个完全了我们的版本的机会，所以在首页上，我们以为并非多余，也放了阿庚的图画，那是印在第一版的封纸上的；在这情形之下，我们得到的阿庚给不朽的诗作成的画像，已经不是一百幅而是一百零五幅了。

里斯珂夫(N. S. Lyskov)在“关于《死魂灵》的插画”(Niva, No. 8, 1893)一文里,详细的写了这图画的历史。这篇文章,蒙作者许可,全篇移录在后面。

关于《死魂灵》的插画

在各方面能像果戈理的《死魂灵》那样的作品,值得每一个有教育的俄国人加以十分的注意,是无疑的。随着这部文学作品的出版,就有许多插画,和它发生了关系。插画的任务,乃在用线条的表现方法,补足原文的艺术印象,也就是再写被作者所写过的人物和当时的生活中的习惯事件。插画对于《死魂灵》那样的具有伟大意义的文学作品,在产生了这时代的伟大作品的人民,是应该极其贵重的;这些人民中的有教育的人们,应该知道,在人物和事件上表现一部著名的作品,是无不和努力相关;然而在此不但出了疑问,且有显明的例子,俄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因为对于本国文学的冷淡,完全不明白用怎样的经验来表现插画上的“死魂灵”,和每一种经验会给与一些怎样的结果。在近顷的一八九三年,那久已被视为珍品而售价极昂的阿庚的旧图,是以新版出现了,那么,现在我们不但有理由,而且有必要的原因,甚至是一种义务,来想到在这种出版关系上,将产生怎样的作用,并且应当在这里说明这插画的出版何以是非常的事情和这一种版本怎样超越其他的版本。

作《死魂灵》插画的有三个俄国艺术家:阿庚,蟠克莱夫斯基(Boklevski)和梭可罗夫(P. Sokolov)。阿庚所作的插画,是一个场面接着一个场面的,比所有的都详细和精确。他印出了七十二幅图,是培尔那尔特斯基的木刻;他原想出版一百幅,而且画了不止一百幅,竟画了一百零三幅,